



此。《旧约·创世纪》提到：“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，就後悔造人在地上，（便）使洪水泛濫在地上，毀滅天下。”災難以水的形態出現，但我們不要忘記，水同樣是淨化的象徵，洗禮這個儀式已經說明了水並不只是災難，諾亞方舟在洪災中存活下來，表明方舟上的人是選中的，經過洪水儀式淨化的，並受上帝認可的人類。水是神的懲罰手段也是走向神聖的必備之物。火也是如此，“眾百姓發怨言，他們的惡語達到耶和華的耳中，耶和華聽見了就怒氣發作，使火在他們中間焚燒，直燒到營的邊界”，火是一種懲罰，只有受上帝選擇的人類才能平息災難，“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華，火就熄了”。而火同樣是神聖之物，火祭是溝通上帝的重要儀式。火既是復仇懲罰之火，也是普羅米修斯偷盜的神火，孕育了人類文明，火神赫菲斯托斯同時是工匠、冶煉之神。

神話是先民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最原始的文字表達，也是我們了解人與災難關係的窗口。從神話敘事中，我們可以明白水與火既是災難和懲罰，也是生存和文明，文明和災難可能就是一體兩面的，只要人類文明存在的一天，災難就是人類無可回避的。就如列維·斯特勞斯所認為的神話是一種對人類不可調和矛盾的妥協之物，借助神話人類實現了某種秩序的统一。

進入工業文明，人與自然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，人成了萬物的靈長，人造物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生存的環境，人類的各種發明和創造極大降低了自然災害之於我們的影響。但這不是說我們戰勝了自然災難，而只是降低了傷害的程

度。如果把自然災難置入一個更大的維度中，就如劉慈欣《流浪地球》所預示的，太陽也不是永恒存在的，我們人類的狂妄在自然災難面前就變成了一個笑話。地球中生代霸主——恐龍，曾在1.6億年的時光長河中，睥睨其他族類，而今天它們都到哪里去了？而人類歷史才幾十萬年，說多了也就幾百萬年，在自然災難面前我們哪來的驕傲？

相較於過去，人的力量的確增強了，今天自然災難的危害程度肯定不如過去，但我們會發現災難並沒有減少，因為有更多的社會災難，有更多文明發展問題導致的自然災難。在工業文明時代，造成人類最大災難的是戰爭，兩次世界大戰，是人類自身製造的災難。而到了今天，我們的技術更加先進，物質文明更加發展，但災難仍然是我們生活的重要主題。世界意義上的戰爭的確沒有，但局部戰爭還在頻發；由於人類的聚集效應，流行性疾病還在不斷出現，空難、海難也時有發生；因為人對自然的肆意掠奪，自然災害也在到處出現，溫室效應導致的海平面上升事關太平洋島國的生死存亡。災難的形式和類型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階段會發生變化，但災難本身是不可能從人類文明中去除的。

文明不應該只是一堆數字，災難也不是。數字是冷冰冰的，生命是有溫度的，語文教學要告訴我們的是生命的真實和細節。這一點《安妮日記》是一個特別好的教育文本。《安妮日記》的一個特質就是真實，一個小女孩在戰爭災難面前所表露的一種真實心迹。“喪氣”“可怕”“糟糕”“恐怖”，這一系列內心感受的形容詞，它們

對應的是“無辜”，也就是說災難的責任並不是她自己，並不是那些普通的市民，但是他們現在卻被迫要吞下災難帶來的惡果。文章中一系列的被動詞更是足以說明安妮的困惑，在戰爭災難面前，普通人是多么無辜、無助與無能為力。無辜無辜卻要被卷入災難中，承受災難最可怕的痛苦，這是何等的悲愴。這裡面沒有精神勝利法，這種內心的痛苦直接化為安妮身體和生理上的不適，“頭痛得厲害”“嚇人”“胃口全失”“兩腿還在抖”“惊醒”“吓够了”“没睡好，根本不想工作”，在災難面前，人就是脆弱的。心理和身體的双重打擊之後是對所有社會關係的解構，只有“死寂、壓迫的寂靜”，“父親、母親和瑪格對我完全無關緊要”。面對災難，人甚至是卑微的，“心中有個聲音哭喊著”“哭喊著哀求”，哀求放她出去。《安妮日記》的真實不僅僅是人在災難面前心理、情感和身體的真實，更是一種思想的真實，而正是這種思想的真實體現了人性的尊嚴和偉大。安妮的思想是不斷成長的，她終於知道她的受罪遭難並不是一種無辜，人性中就埋藏著惡的種子，“人心中有股毀滅的衝動，發怒、殺人的衝動”，“我不相信戰爭只是政客和資本家搞出來的，芸芸眾生的罪過和他們一樣大”，我們都是有罪的，只有所有的人的內心黑暗都被驅除，這個世界才會沒有戰爭，但這可能嗎？“一切都會被砍倒、摧毀，然後又從頭來過！”安妮是清醒的，悲愴的，所以也是真實的，現實是殘酷的，理想是不可能的。安妮更是崇高的，她是信仰的騎士，不可能卻不能絕望，不可能卻仍然要執著於理想。面對悲劇的命運，“必